

哲学起步

邓晓芒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哲学起步

邓晓芒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起步/邓晓芒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5471-0

I.①哲… II.①邓… III.①哲学—通俗读物
IV.①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203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哲学起步

邓晓芒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471-0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1/4

定价:45.00 元

目录

第一部分 人的本质

一、人类的起源	8
(一) 古代的回答：人的定义	10
(二) 现代人的回答：人猿之别	18
(三) 语言的诞生：符号模式	29
二、人的历史	43
(一) 历史的双重含义	43
(二) 历史的历史	49
(三) 历史的疑问	57
三、人的精神	71
(一) 知的方面	78
(二) 意的方面	91

（三）情的方面	106
---------------	-----

第二部分 自我意识的本质

一、超越和反思	134
二、自我意识辨义	150
三、自我意识的自欺	166
四、忏悔与真诚	194

第三部分 自由的本质

一、自由的起源	216
二、自由的历史	233
（一）自由意识的三阶段	234
（二）中国人的自由观	239
（三）西方人的自由观	249
三、自由的谱系	273
（一）自在的自由	273
（二）自为的自由	279
（三）自在自为的自由	315

四、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331
(一) 自由与必然的辩证法	332
(二) 自由与自然	343
(三) 自由与理性	357
(四) 自由与逻辑	366
后 记	379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门新课，叫作“哲学起步”。在座的大部分是非哲学专业的大学生，有的人还是第一次接触哲学，可能觉得哲学是一门非常难懂的学问。哲学的确很高深，但它也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中的，只是在现实中一般人没有考虑到哲学家那样的程度，有些问题与我们的谋生不太相关，平时就被放过去了。而哲学家就是抓住这些问题冥思苦想，把它们想透，这就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哲学体系。我今天不想介绍这些哲学体系，只想让大家跟着我，来一次哲学上的起步训练。

之所以叫“起步”，大体上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引导大家进入一段哲学思考，而不仅仅是学习一些哲学知识。凭借已有的常识，或者尽量运用我们已经学过的知识，以及生活中的体验，来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思考，来触及人类世代所关注的问题，也就是当今人类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或者平时静下来思考一些根本

性问题的时候，可能会问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1〕}

这是法国大画家高更的名言。高更原来是一个收入颇丰的股票经纪人，三十多岁时从事绘画，后来抛妻弃子，独自一人跑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专门画那些原始部落中的人的生活，还娶了一个当地土人。他的画是那种特别原始、特别蒙昧的风格。他最后的杰作，也是被他当作“艺术遗嘱”的作品，就是一幅巨幅油画，画的是那个岛上的日常生活，但是很神秘，好像每一处都隐藏着秘密。这幅画的名字就是这三个问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是在代表人类发问，也是在代表每一个人发问。一个人从蒙昧中走出来、从沉睡中醒过来的时候，往往会问这三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每一个“我”都会问自己这些问题。

康德曾经讲过，当一个小孩子第一次学会用“我”来说自己并且能够正确使用它时，在他面前就升起了一道光。这道光就是智慧。我们知道，西方人经常把智慧称为“理性之光”，所以，升起一道光，就意味着智慧开悟了。我们在小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小孩子最开始的时候不会说“我”。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家里，他的小女儿才两岁多，她想要一个玩具，另外一个人就说：“给她，给她。”

〔1〕 加粗字体的，都是板书。下同。

那个小女孩连忙也说：“给她！给她！”她不会说“给我”，她听到大人说“给她”，她以为自己就叫“她”，她还不会用这个“我”字。小孩子基本上要到三四岁才会正确地使用这个“我”。在此之前，虽然他知道他的名字叫小明——比如说吧——但是，他只会说“小明要喝水”，而不会说“我要喝水”。他学会用“我”字来代替“小明”是后来的事，而且他还会知道别人也可以用“我”字来代替他们自己的名字。知道别人的“我”和自己的“我”并不是同一个“我”，但可以用同一个“我”字，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我们可以说，这就开始在他的内心里面照进了一道理性之光，也就是一道智慧之光、哲学之光。这就是最早的哲学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这就已经是哲学起步了。只不过小孩子说出“我”以后就很少再想它的意思了，除非他后来成了哲学家。

在人类历史上，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太阳神的德尔斐神庙上有一个神谕，叫“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是神说的，换成我们自己的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我自己”，这就是最早的哲学素养。现在我们把“认识我自己”这个问题做一种展开：怎么认识自己呢？那就要从上面所谈到的这三个问题入手，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现在可以用哲学的术语表达为：

1. 人的本质问题

2. 自我意识的本质问题

3. 自由的本质问题

首先，如果要回答人的本质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因为所谓本质问题，就是要搞清事情的原委。要认清一个人的本质，就要知道他的过去、他的历史。不了解他的过去，就会被他的表象所迷惑。人类也是这样。要知道人的本质，就要了解人类的过去。人类的过去首先就是人类的起源。要了解人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才能抓住人类的本质。当然不光是人类最初的起源，也包括人类产生以来的几百万年中，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这个历史的本质如何理解。还有人类几千年所创造、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它的基本结构是什么，这是人的本质最终的归结点。所以，讨论人的本质要讨论三个问题：人类的起源、人的历史和人的精神。

其次，“我们是谁”。这就是自我意识的问题了。当一个人可以问自己“我是谁”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确有了自我意识。小明说“我要”，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了“我”就是小明，他就可以用“我”来加在这个名字之上。人家问他：“你是谁？”他可以回答：“我是小明。”当他用这个“我”字的时候，就表明了他对这个名字的反思，他把他的名字“小明”当作反思的对象，这种反思把他提升到了一种普遍性。因为他知道，这个“我”字谁都能用，当他把“我”用在自己身上时，并不是给自己另外取了一个名字，而是使“小明”这个特殊的个体有了一个普遍的“人格”。凭借这一人格，他可以不用别人代替而参与和其他无数的“我”打交道的社会活动中，他具有了社会一员的资格。

反过来，他也能从“我”这一普遍人格的角度来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与自己这个特殊的个人拉开一定的距离，对自己加以衡量，看“他”像不像“我”。所以，当一个人问“我是谁？”的时候，他是在进行一种自我询问、一种内心审视，将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来进行客观的观察，用自己认可的普遍标准来对自己特殊的言行加以评判。这就是自我意识。

有了这样一种意识，有了这样一种对自我的观察，有了这样一种对自我的反思和拷问，之后，我到底要什么？我要到哪里去？苏联“解冻”时期，柯切托夫有一部小说叫《你到底要什么？》，就是思考人的自由问题，因为人归根结底所要的就是自由。还有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小说《你往何处去》，讲早期基督徒受迫害的内容，也是谈这个问题，他由这部小说获得了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你往何处去？”是圣彼得对耶稣基督说的话，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你的自由把你引向何方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凡是人，他的终极目的就是自由，当然对自由的理解又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到了哪里才有自由呢？这个一般的问题，到了这里才会出现，它是以前两个问题为铺垫的。

“我们从哪里来”，是过去时；“我们是谁”，是现在时；“我们到哪里去”，是将来时。法文原文并未做这样的语法区分，但这三句问话的内容本身有这样的时态。这三个问题表达了人类的来龙去脉，也规范了人类哲学智慧的三个方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人的本质。

第一部分 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包括三个问题，就是人类的起源、人的历史、人的精神。把握住这三点，就对人的本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为什么哲学起步要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是人，我们要探讨的这些问题属于人的本质问题，属于我们自己的切身问题。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直接、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哲学中的其他问题都要以这些哲学问题为前提，这是核心的问题。其他的哲学问题还有很多，我们大概可以分出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逻辑、语言哲学等，很多不同的哲学流派对这些哲学问题有不同的界定。所有这些哲学问题都是由人提出来的，它们都立足于人。如何理解人，就如何理解哲学；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

那么，什么是人？这就构成了一切哲学问题的根基。当然，在哲学史上，这个问题是比较晚提出来的，一开始人们在哲学上讨论的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自然万物的本原问题，宇宙是由什么构成以及怎

样构成的问题。万物的本原是什么？古希腊有很多种说法，泰勒斯说是水，阿那克西米尼说是气，赫拉克利特说是火，毕达哥拉斯说是数，还有说是水火土气四大元素。中国人讲阴阳二气，还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以及有无之辩等。这些都属于宇宙论的问题，属于自然的本原问题。但是之所以探讨这些问题，其实还是想用它们来指导我们的人生。例如，既然万物的本原是气，那我们就要发扬自己的精气神，或者就要保养自己的元气；既然万物的本原是无，那我们就要放宽一点心胸，不要太执着于所得；既然万物的本原是数，那么人就要讲数学，讲精密地计算，讲清晰地推导……最终还是归结到人类的属性。又比如讲存在论，存在论有很多，上帝的存在、宇宙的存在、物质的存在、精神的存在……讲来讲去，最后归结到人的存在。这就是人的本质问题，它属于人的存在。当然有不同的说法，像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说它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当然也可以，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其实就是人的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人的思维和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是身心关系，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分别来讲这三个问题。

一、人类的起源

首先是人类的起源问题。可能有些人认为谈哲学不必谈人类的起源，认为这是一个过于专业的问题，应该让某些专业人员去谈，让人类学家、动物学家、考古学家们去谈。实际上，我认为，我们是作为

人来谈哲学的；在谈哲学的时候，我们这些谈论者——人——是如何来的，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只有把自己的起源把握住了，我们在谈到其他哲学问题的时候，才能时时处处不离开我们的本原。我这个人讲实际，不喜欢悬在半空。当然，我也很钦佩很多人的哲学，哪怕他们悬在空中，我也可以尽量去理解他们。比如黑格尔，他的逻辑学、存在论、有和无、变易，直到绝对理念，这一整套思辨的概念、体系很有他的道理，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验证的，但整体来说是悬空的。我认为，我们谈哲学不是炫技，也不是做梦，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包括思想上的现实问题，解决我们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本人也比较现实，我谈任何哲学概念，都希望能够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引入我们自身的生命存在里。

所以，我们要从人类的起源来进入哲学问题。当然，这也包括我们这个民族一开始是怎么来的。有人说，中华民族起源于距今七十万到二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这太扯了。要追溯的话，中华民族最早要追溯到大约三百万年以前东非草原上的猿人——南方古猿，这是全人类最早的起源，所有现存的人类都是从南方古猿发展而来的。而北京猿人，根据基因测定，是从非洲迁移到中国大陆来的另外一支，跟现代中国人不是一个品种，已经灭绝了。现代中国人的远祖是大约五万年前才从非洲来到亚洲的。谈这些科学上的问题，一定要排除意识形态的偏见，以事实为根据。有的人为了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源远流长，就咬定北京猿人是我们的始祖，连基因技术都不相信了，说那个靠不

住。可是今天公安局办案，基因技术还是最可信的，如果连这都不相信，那麻烦就大了。没有基因测定，人类起源问题注定无解，即使能够在形态学、环境分析、文化比较和其他方面得出某种结论，最终还得靠基因技术来验证或者推翻。

（一）古代的回答：人的定义

自古以来，人们对人类的起源做出过很多猜测，哲学家们也曾经给出过各种回答。我们先来看看古代的回答。

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关于人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古人通常会回答：人是神创造出来的。西方有上帝造人之说，中国古代也有女娲氏造人的神话。这种回答实际上等于没有回答。纵观古代留下来的文献，在达尔文以前，只有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提出过一种天才的猜测，他说：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很像鱼。他大概是看到人的胚胎最初的确很像鱼。这种猜测直到今天原则上也是正确的，因为地球上的一切陆生动物最初都是从海洋里上岸的，这段进化的历史保存在人类胚胎的形态发育过程中。这真是很了不起。不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这就给出了关于人类起源的一个更加切近的答案。这个答案开始一段时间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痛斥，成为一个笑柄，但后来人们慢慢都接受了这一说法，到今天则成了一个常识。我们今天谈人类的起源问题，都是在这一常识的基础上谈的，就是说，我们要探讨的已经不是人类起源于什么、是不是猿类，而是人类是如何从猿类中产生的。而这个

问题集中于一点，就是人类和猿类的区别是什么，这种区别又是如何从猿类中发展出来的。

所以，一提到人和动物的区别，我们今天想到的就是人和猿的区别，但在古人那里却并不是这样，他们还没有到那一步，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古人已经看到了人和动物的区别。人和动物一样，都是有生命的、有欲望的、有运动功能的，动物的世界千姿百态，人也是其中的一态。但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人就和所有其他的动物不同了？为什么人能够成为万物之灵长呢？如今我们把这些问题的归结到人和猿的区别，而且人猿之别今天已经深入到了基因学说。但是，早期的哲学家，由于知识缺乏，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探讨这个问题，而只是从人和动物的外部形态上来区分。他们看到人和动物在形态上是有区别的，古代中国和西方都曾经有人提出过这样的定义：人是“两脚无毛的动物”。这是很外在的一个定义，只抓住了人的一些表面特征，于是在当时就遇到了哲人们的反驳。有哲学家就反驳说，你说人是两脚无毛的动物，那我把一只鸡的毛拔掉，难道这就是人了吗？中国古代的荀子也讲过，“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人不仅仅是两脚无毛，还有别的，还有更重要的。抓住一点表面特征就给人下定义，就来区别人和动物，这是很可笑的。人的定义必须是一个本质定义，才能切入到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

什么是本质定义？人们以往都不太注意，直到亚里士多德，才提出一个事物的本质定义应该是“属加最近的种差”。“两脚”、“无毛”